

# 王审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陈章礼

副主编：萧忠生

陈锦谷

福州市社科院 编

2000年4月

## 王审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顾 问：王 浩 卓家瑞 林兴才

主 任：陈章礼

副主任：卢美松 萧忠生 陈泽山 官桂铨 方炳桂

编 委：王 浩 卓家瑞 林兴才 陈章礼 卢美松

萧忠生 陈泽山 陈锦谷 官桂铨 方炳桂

主 编：陈章礼

副主编：萧忠生 陈锦谷

# 目 录

|                           |             |
|---------------------------|-------------|
| 在王审知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代序) .....   | 卓家瑞(1)      |
| 论对闽王审知的评价问题 .....         | 徐晓望(4)      |
| 王审知与福建 .....              | 萧忠生(15)     |
| 王审知的治闽方略考 .....           | 黄新宪(21)     |
| 闽王国的两代统治者                 |             |
| ——闽王国兴亡之思考 .....          | 陈锦谷(27)     |
| 关于王审知治闽政策的评价 .....        | 林恩燕 林家钟(35) |
| 王审知及其闽国 .....             | 林萱治(39)     |
| 王审知的“开闽”五策 .....          | 王植伦(47)     |
| 善于笼络人心的王审知 .....          | 吴 卉(54)     |
| 王审知造反思想和称臣思想的统一 .....     | 林国清(59)     |
| 琅琊郡王王审知 .....             | 林祥彩 林大协(64) |
| 不做天子的王审知 .....            | 梁信明(68)     |
| 略谈王审知业绩 .....             | 林炳钊(71)     |
| 古代福建与中原的交通及王审知兄弟入闽路线      |             |
| .....                     | 陈名实 吕秋心(76) |
| 中原移民、地区开发和民族融合            |             |
| ——纪念王审知治闽 1100 周年 .....   | 陈 舍(82)     |
| 试论王审知对福建经济建设的贡献 .....     | 邓华祥 萧忠生(89) |
| 王审知与福建对外贸易 .....          | 郑寿岩(94)     |
| 论王审知在福建对外关系史上的地位 .....    | 谢必震(102)    |
| 王审知是发展福州海外贸易与交往的开拓者 ..... | 庄可庭(106)    |
| 闽王王审知的币制 .....            | 林利本(112)    |

|                        |              |
|------------------------|--------------|
| 王审知与闽国铸币·····          | 唐岱蒙(115)     |
| 闽国在福建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    | 黄政(119)      |
| 试论王审知治闽在文化上的业绩·····    | 李乡渊(122)     |
| 王审知与闽文化·····           | 廖楚强(128)     |
| 五代闽国文学探论·····          | 何绵山(135)     |
| 浅说王审知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    | 潘群(150)      |
| 王审知在“育才”“兴学”方面的功绩····· | 张振玉(153)     |
| 王审知对发展福建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 | 胡慧玲(158)     |
| 王审知入闽、治闽与“崇佛”·····     | 林精华(164)     |
| 试论闽国王审知的宗教政策·····      | 王植伦(172)     |
| 王审知德政及其历史局限·····       | 方炳桂(182)     |
| 闽王王审知府第                |              |
| ——庆城寺和闽王祠·····         | 杨晓红(187)     |
| 华林寺与闽国史·····           | 杨晓蕾(192)     |
| 王审知墓及其墓志·····          | 黄荣春(196)     |
| 王审知墓志·····             | 杨秉纶(200)     |
| 一部有关闽国的小说《陈金凤外传》·····  | 官桂銓(206)     |
| 王审知开闽与惠安置县·····        | 林瑞峰(215)     |
| 王审知与惠安·····            | 郑金洪(220)     |
| 随“三王”入闽诸姓考·····        | 许伙努 杨清江(224) |
| 甘棠港在今琅岐港·····          | 黄荣春(236)     |
| 王审知与郑良士·····           | 郑金洪(239)     |
| 王审知与张睦·····            | 张传兴(241)     |
| 王妃黄厥的传说和地方志资料·····     | 叶翔(243)      |
| 王审知在福州大事记·····         | 萧忠生(253)     |
| 编后语·····               | 编者(262)      |

# 在王审知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卓 家 瑞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我十分荣幸应邀出席今天召开的王审知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王审知是福建和福州发展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且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福建历史上人才辈出，但在福州召开王审知专题学术研讨会还是首次。让我代表中共福州市委和市委宣传部对出席今天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和诚挚的问候，对远道而来出席会议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研讨会开得圆满成功。

王审知是五代十国时期福建地方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唐朝末年，审知三兄弟在河南起兵，后率军渡江南下，经江西、广东转战入福建。公元886年（唐光启二年）攻占泉州，893年（唐景福二年）占领福州，据有福建五州之地。王审知平易近人，治军有法，军中号之为“白马三郎”。唐朝廷授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封琅琊王。唐亡，梁开平三年（909年）加授审知为中书令、福州大都督府长史，翌年，封他为“闽王”。时值中原战乱频仍，王审知能顺应民意，审时度势，采取保境安民的方针，对内勤修政事，对外交好邻国，“宁做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利用泉州、福州等天然良港，促进海上贸易，又开辟甘棠港，使福州成为南北乃至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他礼贤下士，选贤任能，在福州、泉州建“招贤馆”，又兴办学校，发展文教事业；随城市经济发展繁荣，他还两度扩建福州城垣；他省刑惜费，节俭自处。王审知的治闽业绩及其

道德风范是留给后人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福州地区还留下许多有关王审知的文物古迹。研究王审知及闽国的历史,无疑是福州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且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国家的强盛有赖于民族精神的振奋,民族的凝聚力来自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理想和共有的精神文化,历史代表一个民族的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历史,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提倡要学习历史、懂得历史。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要时期指导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的,这些方面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很有特色的。历史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六中全会精神,正确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认识自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肩负的重任。

福州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福州是有着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海峡西岸的改革开放城市,传统的力量、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借鉴、时代的需要,都要求我们切切实实重视地方历史的研究。要以比较开阔的视野,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社会、宗教、城市的历史等方方面面进行有益的探讨,使历史研究与现实显得更为贴切。

学术研究要创造良好的氛围,坚持“双百”方针,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人相互切磋、相互尊重,开展学术争鸣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也要有正确的导向。我认为地方史的研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严谨科学态度为原则,以客观史实为依据,不为尊者讳、亲者讳,以爱国主义为灵魂贯穿于整

个研究之中。对古代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要将其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和评价,对古人采取无限拔高的做法或用现代人的眼光苛求古人,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对传统文化不能一说弘扬就一切皆好,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是弘扬的前提,否则弘扬就无从谈起。

地方史学是以一个地域为中心,研究和阐述社会发展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积淀着历史的经验与智慧,蕴藏着一种很大的精神力量,这一历史资源一经发掘,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源泉。多年来,我市历史工作者甘于淡薄,辛勤笔耕,在地方史的资料搜集研究方面,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借此机会,我对文史工作者的乐于奉献的精神表示敬意,并希望今后多出研究成果,出好成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原中共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 论对闽王审知的评价问题

徐 晓 望

在福建史志上,为开发八闽作出卓越贡献的王审知历来得到好评,但是,在主流之外,也有一些不谐之音,批评乃至批判王审知的各种观点散见于野史方志,虽不多见,亦非绝响;最近看到一些评价王审知的论文,对王审知或赞或弹,并不完全一致。对人物的评价形成“百家争鸣”,这本是一个好现象。笔者对王审知持基本肯定态度,但觉得,如果能深入分析对王审知的各种反面意见,亦能加深对王审知的理解。本文尝试荟集史册上及今人对王审知的批评,并进行分析,希望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

## 一、关于王审知的“重武轻文”

1. 重视武将,造成武人集团垄断福建政权并超越其他阶层的局面。宋代方大琮说:“王氏初建国,武夫悍卒,气焰逼人。闽人战栗自危,谩称乡人,冀其怜悯,或犹冀其拔用。后世承袭其说,世祀邈绵,遂与其初而忘之尔。此闽人谱牒,所以多称固始也。”<sup>①</sup>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莆田县志》的观点,民国《莆田县志》云:“王氏据闽,善政甚少,惟厚租赋以贍军,……是时世家大族不惜窜改谱牒,自托乡谊以避免侵陵。文献无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sup>②</sup>据此,闽王时,王审知的固始老乡在社会上的地位较高,将世家大族压了一头,所以,莆田旧有之世家大族都不得不冒称固始人,以获得优待、至少不受欺凌。据方大琮自言,他的这一观点是受郑樵

影响的。那么,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呢?可分几个层次进行分析。首先,王审知优待武人和固始乡亲确有其事。由固始人为主的军人集团是王审知统治福建的基本力量,王审知即位后,固始籍军人占据主要官职,这也是很自然的。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唐末战争年代必然出现的现象。天下太平,重用文士,战乱之世,多用武将,这是中国的历史规律,王审知处于战乱之时,肯定要用武人,这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何况,王审知本身是一个军人,他正是靠军队打天下的,不可能不重视武将。由于他重视武将,当时军人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人,这也是战乱时诸国的普遍现象。唐末著名文士徐寅咏《纸被》:

“文采鸳鸯罢合欢,细柔轻辍好鱼笺,  
一床明月盖归梦,数尺白云笼冷眠。  
披对劲风温胜酒,拥听零雨暖于锦,  
赤眉豪客见皆笑,却问儒生值几钱③?”

文中的“赤眉豪客”显然是指王审知部下的武将,他们见徐寅用纸被,感到十分好笑,所以有“却问儒生值几钱?”之语。可见,王审知待武将更胜于文士了。徐寅又有一首《纸帐》的诗,似在回答“绿林豪客”:

“几笑文园四壁空,碎寒深入剡藤中,  
误悬谢守澄江练,自宿姮娥白兔宫。  
几叠玉山开洞壑,半岩春雾结房栊,  
针罗截锦饶君侈,争及蒙茸暖避风④。”

诗中最后一联表明了徐寅的立场:只要能保暖就行,又何必与用丝绸保暖的“绿林豪客”相比呢?而当时武将凌人之势,亦可从有关韩偓的诗话里看出:

“偓卒于闽,其子寅亮与郑文宝言:偓捐馆日,温陵帅闻其家藏箱笥颇多,而扃钥甚固。发观,得烧残龙凤烛金缕红巾百条,蜡泪尚新,巾香犹郁,乃偓为学士日视草金銮,夜还翰苑,当时皆秉

烛以送，悉藏之<sup>⑤</sup>。这位“温陵帅”在韩偓死后毫不客气地将他珍藏的箱子打开，其用心昭然若揭。当时武人气焰之盛，可想而知。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武人擅权的局面是战乱造成的，要让王审知彻底改变这一现象，等于叫他铲除自己的统治基础，未免强人所难。既然存在这一局面，唐末福建武人气焰较盛就是很难避免的。在中国历史上，即有武将擅权时，亦有文官擅权时，这是统治者内部权利的分配问题，很难说谁是谁非。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传统中国大多数时间是文官治国，文胜于武，所以将武人气焰较盛看作非常现象，其实未必合理。在大多数时期内，文官的气焰熏人，亦未必是好事。其次，我们应看王审知本人对此的态度。王审知出身于武将，他也一直重用武将，但他并非因此而纵容武将胡作非为。从今天所掌握的材料看，在王审知统治时期，并没有发生武将违法重大事件，可见，王审知对武将并非一味溺爱，而是有所节制的。最主要的证据是：王审知虽用武将任州刺史，但主要还是走“文治”之路，他并不像当时的很多政权排拆文人，甚至如后梁太祖朱全忠大肆屠杀唐朝文官数千，而王审知还是保护、重用了一批文士的，他执政之后，协调文武，着力于起用文官，诸如黄滔、崔道融等进士，都在他的幕府之中。在他的手下，各刺史也都乐于招览士人，如泉州刺史王延彬、建州刺史王延禀都以招贤闻名于时。所以，尽管中下级武官中，会有个别欺凌文官者，但在闽王时期的多数情况下，文武还是协调的。再次，王审知虽然重用武将，但从来没有穷兵黩武，对内也是以法治国，以故，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我们应肯定王审知起了较好的作用。

2. 王审知招贤是为了粉饰太平，实际是虚伪的。此说亦出于民国《莆田县志》：

“其置四门之学，建昭贤之馆，浮光士族多依之。名为延纳人材，实则掩饰物议”<sup>⑥</sup>。

这里首先遇到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为“粉饰太

平”而修文偃武，他们的动机未必都是纯洁的，是否可以肯定其行动？我想应该肯定。人的动机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而且，每个人的动机，都只有自己最清楚，旁人的蠡测往往会歪曲事实。所以，历史学家从来是根据事实作出评论，而不是根据人的动机。王审知的招贤保护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也为福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历史事实，就这一事实，我们已可肯定王审知。至于他的动机，许多材料也证明他是真诚的。以王审知保护徐寅而言，在后梁朝，徐寅写了《过大梁赋》，歌颂朱全忠而讥刺李克用。二年后，徐寅返回福建，被王审知任命为书记。不料世事变幻，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克用子李存勖灭梁，建立新王朝，次年，王审知的使节赴唐祝贺，李存勖一见到闽国的使者便说：“徐寅无恙乎？归语尔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尔国何以容之？”闽使回到福建，向王审知如实地传达了李存勖的话，王审知听了之后说，“看来皇上是想杀徐寅，我们不用徐寅罢了。”当时的军阀杀人如同儿戏，王审知完全可以杀徐寅而讨好后唐皇帝，但他却顶住压力保护了徐寅。这说明王审知重用文士是真诚的。

## 二、关于王审知的经济政策

1. 指责王审知重赋于民，老百姓生活水平低下。顾炎武写道：“唐初，(泉州)土贡甚少，有蕉布，有生苧布各一十匹，绵丝、蜡烛。末年，方镇擅命，托进奉之名以贍私索，于是有圣节、大礼、供军等名，宋兴，虽裁损其数，而名尚未尽革也⑦。”民国《莆田县志》写道：“唐末藩镇进贡不息，名为羨余，宣宗时，张潜极言其弊，谓南方藩镇不宁，实由于此，王氏镇闽，陈洪进据兴泉漳，其克剥之政，宁有异乎？稽前志，莆邑唐时贡沙桔、橄榄⑧。”这两段话虽未对王审知指名点姓，批评的重点也不是王审知，但无疑把他包括在内，这些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呢？应当说，这有一定的史实依据。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知道,唐初福建的贡品不多,仅为橄榄、蜡烛等土产,福建地方官向皇帝贡纳这些土产,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王审知执政后,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大举进贡,例如,同光二年十月,王审知“进万寿节并贺皇太后到京金银、象牙、犀珠、香药、金装宝带、锦文织成菩萨幡等。”<sup>⑨</sup>再从方志一类的书看,唐末五代福建进贡物品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其中必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审知有关的。例如,长乐县有一块“闽王禁石”,“周围十余丈。石产紫菜,纤而味美。闽王审知时岁以供贡,禁民私采,今广石澳是也”<sup>⑩</sup>。

王审知扩展贡品种类与数量,增加了百姓负担。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和朝廷的百般索取有关,唐末五代的朝廷常是公开向地方节度使索取贡品,王审知有求于他们,不能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其次,和王氏集团自身的物质欲望有关,王审知自奉俭约,但他手下人可不一样,如王延彬“性豪华,巾栉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sup>⑪</sup>很懂得物质享受。这些人“托进奉之名以贍私索”把大批贡品留着自己享用。例如,在徐寅的诗集中可看到“谢尚书惠赠腊面茶”之类的题目,其中“腊面茶”即为贡品。可见,后代方志对他们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不过,总的来说,贡品在福建总产值中所占地位还是很小的,在王审知时代,它还不可能对经济造成压力。

2. 关于王审知时的“人多衣纸”。对王审知经济政策的贬评还有宋代王禹称《小畜集》第30卷的《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称府君墓志铭》一文,此文在回顾闽国时曾说:“王审知残民自奉,人多衣纸”,那么,该怎么解释这条史料?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们认为,“人多衣纸”是实际情况,但它未必是王审知造成的。唐末福建纺织业还不很发达,福建人民的纺织用品多用纸品取代,不仅是纸衣,日常用品中还有纸帐、纸被,如徐寅这类文士尚用纸被、纸帐。“人多衣纸”是唐末福建客观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并非王审知人

闽后才出现“人多衣纸”，事实上，王审知还是很注重发展蚕桑业的，他们夺取政权后，马上“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sup>⑫</sup>王审知执政后，“公暇之际，必极劝农桑，恳恤耆老。”<sup>⑬</sup>然而，生产力发展总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指望在王审知时期发生超越时代的飞跃。福建人纺织品消费要等棉花传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跃进。

### 3. 关于王审知的商税政策。《十国春秋》陈岷传写道：

“陈岷，为人有心计，初事太祖（审知）为孔目吏，时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岷献计，请以富人补利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岷由是得宠，迁支计官。居数年，有二吏执官牒诣岷里，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岷献计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众，水西大王使来追耳。’明日，岷暴卒，太祖尝立庙祀兄司空（王潮），号水西大王庙，故云。”<sup>⑭</sup>这一说法和有关史册的记载不同，大量的记载表明，王审知的商税政策是开明的。如王延彬在泉州“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sup>⑮</sup>王审知在福州起用张睦“领榷货务，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剑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sup>⑯</sup>“为了发展海上贸易，王审知还很注意改造港口，‘时海口黄崎岸横石陡峭，常为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惮于力役。’一日，黄崎一带雷鸣电闪，礁石崩裂，‘别开一港，甚便行旅’，人们认为这是王审知的德政感动了天地，唐王朝特意赐号为‘甘棠港’<sup>⑰</sup>。比较以上有关王审知商业政策的记载，我们认为所谓陈岷实行‘补利市官’的政策不符合事实。首先，王审知的财政一向是交给榷货务张睦掌管的，张睦从不滥征税收，所以，他死后闽人立庙祀之，在他执政期间内，不可能有陈岷这种人。其次，张睦主管财政一直到年老退休才被薛文杰取代，这时王审知已故世多年，以故，王审知也不可能避开张睦起用陈岷。再次，上述这条‘史料’原出自《太平广记》一书，众所周知，《太平广记》是一部宋代编成的小说，它的故事经常发生张冠李戴之类的情況，不能严肃对待。闽国后期，闽王王延钧、王继鹏、王延羲都实行

过“补利市官”之类巧取豪夺的办法，陈岷可能是他们时代的人，而后人将它误套到王审知身上了。

### 三、关于王审知的宗教政策

唐末五代，统治阶级力图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秩序。王审知手下的推官黄滔就坦率地说：治理国家光有儒教是不够的，“仲尼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仍然不能改变人心日浇的现实。而“释迦牟尼于中土，大陈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这对民众有教育意义。“上智闻之，若镜之磨，中智闻之，若泉之澄，下智闻之，若火之烧”，“故能销嗜欲，更祸福，一贵贱，则为裨教化之一源。”<sup>①⑧</sup>黄滔说，王审知执政后，“乃大读儒释之书，研古今之理，常曰：文武之与释氏盖同波而异流，若儒之五常：仁、义、礼、智、信，仁者，含弘也，比释之慈悲为之近，礼者，谦让也，比释之恭敬为之近，信者，直诚也，比释之正直为之近。……”<sup>①⑨</sup>因此，正如黄滔所说：“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释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与化人，盖殊路而同归。”<sup>②⑩</sup>显见，王审知与黄滔等统治阶级十分清楚佛教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们对唐末五代福建的崇佛热潮采用鼓励的态度，例如，大盖寺院，结果造成福建佛寺数量空前膨胀。据载，王审知先后舍钱 90 万贯，整修雪峰寺，使雪峰寺成为国内有名的寺庙之一<sup>②⑪</sup>。福州开元寺、西禅寺、泉州开元寺等著名寺院都得到他的捐助。《三山志》写福州的情况：“王氏雅重佛法，增闽僧寺凡二百六十七，后属吴越，首尾二十七年，复建寺二百二十一。”<sup>②⑫</sup>总计福州这一时期共增添 488 座寺庙。加上原有的寺庙，福州诸县在五代时共拥有 781 座寺庙；第二，大量超度僧人。例如，光化元年（898 年），王审知于福州乾元寺开戒坛，度僧 2000 人<sup>②⑬</sup>，天复二年（902 年），他又于开元寺度僧 3000 人<sup>②⑭</sup>。第三，修缮经典。王审知曾经“藏佛经于寿山，凡五百四十一函，总五千四十八

卷。”<sup>⑤</sup>他还为福州开元寺制作了许多经典，“泥金银万余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髻朱架，纳龙脑其中，以灭蠹蟬。”<sup>⑥</sup>可见，王审知崇佛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宗教被称为对被统治阶级的“麻醉剂”，王审知利用宗教，显然是为了使民众安于现状，缓和社会上的反抗力量。

王审知对民间信仰也持鼓励的态度。宋初李堪任古田县令，他批评王审知“嗜欲于浮屠氏，暨淫魂之妖言”<sup>⑦</sup>，古代的福建人信巫尚鬼，创造了许多神灵，这些神灵在儒教和佛教看来，都属于“淫祀”，历来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发展有限。王氏入闽以后，“州邑间井，许民咸得立祠。”<sup>⑧</sup>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控制政策，因此，这一时期福建城乡各地出现了许多不入三教的祠庙，许多地方性的传统祠庙也屡屡受到王氏统治政权的封赐。

如“武烈英护镇闽王庙”，祭祀的是汉代闽越人的领袖——闽粤王，在唐以前他的封号不高，“闽忠懿王复追封为闽粤王。”<sup>⑨</sup>

“善溪冲济广应灵显孚佑王庙……闽粤王郢第三子。有勇力，射中大罾于此潭，其长三丈，土人因为立庙，号白马三郎……梁贞明中，闽忠懿王奏封弘润王。”<sup>⑩</sup>

“惠巡明应王庙……凡水旱疾病必祷焉。至闽王忠懿乃表其事日宁远将军。封武宁侯，增至显应王。后唐长兴三年改服远昌运王。”<sup>⑪</sup>

以上这类封赐还很多，它是王闽政权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招。王氏家族是北方移民，倘若他们以中原人的身份蔑视地方神灵，争取地方豪族支持方面就会遇到心理障碍；然而，王氏家族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给地方神灵崇高的地位，这一方面可以博取土著居民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可使土著居民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从而起到巩固政权的作用。

宗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它的过分发展，将会浪费民众的财富，所以，儒者历来批评统治者的崇佛政策。王审知的崇佛之盛在

当时统治者之内也是罕见的。他的这一政策取向当然给社会带来很大负担。所以，后世史学家对王审知崇佛都是持批评态度。

不过，批评王审知崇佛，也不可走到另一极端，例如，有的同志认为：王审知“大力提倡崇佛运动却是其中最大的失策，不仅招来杀身之祸，而且酿成了王氏政权国破家亡的悲剧。”<sup>③②</sup>所谓招来杀身之祸，是指“审知……被拜义存之徒慧棱为师的儿媳崔氏（延翰妻）毒死。”<sup>③③</sup>这里产生了二个问题：其一，王审知被崔氏毒死，是其政敌所散布的言论，有其政治目的，于史无征。其二，崔氏是一个佛教徒，这不错，但是，当时福建人大多数都是佛教徒，其中有个别不肖之徒犯罪，是任何组织都难免的。佛教组织并未牵涉进此案。王审知崇佛，优待佛教，佛教徒对王审知的感激之情是长久的。一直到宋代尚有许多寺院挂王审知像，郑侠说：“王像之见于梵宇者千七百有余区。”<sup>③④</sup>可见，若说佛教徒谋害王审知，于情于理都不合。实际上，王氏统治政权受益于佛教很多，王审知上台时，就得到过佛教徒的帮助。当王潮重病之际，有一次，在一个庙会上，一个坐禅的和尚突然指着众人中的审知道：“金轮王第三子降人间，专生杀柄。”<sup>③⑤</sup>这明显是在为王审知上台造舆论。王审知得拜高峰雪峰义存为师，对其威望的提高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从整体上而言，王审知与佛教是相得益彰。佛教是一种避世的宗教，没有干涉世俗事务的传统，多数高僧对政治都是回避的，个别人卷入政治是极为偶然的。如泉州僧浩源策动王延彬向朝廷进贡，都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佛教。以故，王审知处罚浩源后，仍然不改变对佛教的政策。其次，所谓王审知被毒死，根本是王延翰政敌制造出来的，宋无名氏《五国故事》云：“或曰忠懿暴卒，博陵之鸩故也。”<sup>③⑥</sup>然而，王审知之死并非暴终，史载王审知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五月染病，一直没能好起来，逝世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生病达半年之久<sup>③⑦</sup>。《五国故事》用“或云”一词，表明作者自己也对此无把握。那么，是谁在宣传崔氏毒死王审知？《十国春秋》卷91王延翰传

云：建州刺史王延禀杀王延翰之后，“暴其罪恶，且称王与崔氏共弑先王。”王延禀以刺史起兵杀主，本是叛逆行为，为了解释自己的行为，所以给王延翰制造出种种罪名，来自政敌的单方面之词当然不可偏信。所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闽书》等史册皆不用此说。按，王延翰虽然不仁，但还不至于纵容崔氏杀父。《开闽忠懿王氏族谱》之类的王氏族谱皆不录此说，可见崔氏毒杀审知之说是不可信的。用该说来批评王审知崇佛，亦无法使人们信服。

纵览古人与今人对王审知的批评，或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不少是误会，更有一些是牵强附会，除了崇佛这一点外，实际上，人们对王审知实在找不到大毛病。对古人的评价切忌苛求，对王审知也是。唐末五代的福建处于开发史上的关键阶段，历史赋予王审知最重要的任务是吸引北方移民，加快福建的开发。王审知在任内，守境安民，使福建成为南方最安定的绿洲，因此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入闽，大大提高了福建的经济文化水平。仅仅这一点，便使王审知成为福建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当然，以上各种材料也使我们认识到：王审知治闽，不是“文景之治”、也不是“贞观之治”，他并没有将福建建设成为一个天国，王审知的政策远非尽善尽美，他也没有做到让统治之下的各阶层人人满意。但是，大体而言，在他治下，民众享受了在战争时期最为难得的和平，从而为福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地说王审知不是一个圣人，但他忠实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 注释：

①方大琮：《跋方诗境叙长官迁莆事宜》，载郑岳《莆阳文献》卷七。转引自朱维干《福建史稿》第14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版。

②石有纪等：民国《莆田县志》卷2第7-8页。

③④徐寅：《纸帐》、《纸被》《全唐诗》卷710第8174页。